

孟氏商帮发迹于辛寨大捻子布

辛寨曾是土布集散地，旧军孟正是靠做土布生意逐渐发展壮大

旧军孟氏，明初从河北枣强迁来，至清康熙，由耕织兼有耕读，亦农亦商，家族逐渐发迹。当时章丘旧军镇北部的辛寨生产土布，通称“寨子布”，当地人俗称“大捻子布”，孟闻助先在旧军镇开设鸿记布店，游走外地赶庙会做生意。至清乾隆年间，孟兴智和孟兴泰在省城济南创建了庆祥布店和隆祥布店。不久，孟兴智又到北京设立了瑞生祥绸布店，孟兴泰在周村设立了恒祥染店。从此，行商变成了坐贾，孟兴智和孟兴泰也就成了旧军孟氏祥字号商业的开山鼻祖。



□翟伯成

一、“金旧军，银回村，比不上辛家寨子一时辰”

章丘北部辛家寨及邻县一带地处华北平原，历来是有名的产棉区。辛家寨子逢阴历五、十大集，辐射影响当时黄河南北章丘、淄川、邹平、商河、惠民、桓台、高青等数十县，“地连三齐，位居济左走廊之要冲”，到了明清时期，以销售棉花、布匹为主，成为当时山东较著名的棉纺品的产销集散地。每逢大集，繁星犹闪，辛寨大街、裕仓街、胡胡同上已是熙熙攘攘，人声鼎沸，肩挑、驮驮、车拉的棉花、皮棉、绒子（经弓弹过的皮棉）、布匹及棉籽油已堆满街两边。天微亮，很多大宗买卖已谈妥，交易银元往往以数万元计，这就是当时商家们常说的“金旧军，银回村，比不上辛家寨子一时辰”。

明清以来，这里的百姓家家有纺车和织布机，“妇女针管之外，专务纺绩，一切乡赋及终岁经费，多取办于布棉”（清朝道光《济南府志》）。除少数自用外，其余皆为商品出售，以补贴家用。这种布色泽柔和，质地绵软，结实耐用，深受百姓喜爱。久而久之，章丘北部的辛寨村变成了一处土布集散地，当地百姓自织的土布也因此得名“寨子布”。当时，辛寨的棉纺技术十分先进，除产土棉布外还产色布、染花布



孟氏瑞蚨祥织布雕塑



建于1923年的瑞蚨祥绸缎店

外，村上出现了专门给别人牵机织布的男、女工匠。随亲友的走动交流，赶集人的观摩摸索，先进的纺织技术传播于四方。到后来，商家们已把辛寨产的、辛寨集上销售的质量较好的土布统称为“寨子布”。

孟氏家族的发迹，是与章丘的土布密切相关的，他们正是从做土布的小本生意而逐渐发展壮大起来的。据史料记载，孟闻助最初的经商项目便是贩卖“寨子布”，“寨子布”密实、柔软、耐用，很受消费者欢迎。开始孟氏商人是到处赶庙会做生意，继而将寨子布贩到周村、济南等地销售，以赚取差价。有史料记载约在清乾隆年间，旧军孟就在济南院东大街（今泉城路）设“庆祥布店”，批发销售寨子布。靠着起早贪黑和勤俭持家，家境逐渐得以改善。但因是规模小、利润薄的小商品经济，其改善程度较为缓慢。从孟闻助开始，到其第四代孙孟衍升，历经四代人长达百十年的勤勉劳作，孟家终于完成了“原始积累”，家业变得非常兴旺。贩卖土布是孟家发迹之源，后来由行商变为坐贾，在北京、济南、周村等地开设布店、绸布店、杂货店，赢利大增。当时，孟兴智之母（孟衍升妻）已由“躬率婢媪操作”，终成“槛门外多长者，车辙宴会常终夜”的大户望族。到嘉庆年间，家内更是“僮仆、耕织、米盐、会计筹划有条”。旧军孟家俨然已成豪门望族。

另外，孟氏商人还通过结交官府，提高社会地位，扩大生意。

清中期，孟氏商人就在北京打磨场设“瑞生祥绸布店”，批发销售寨子布。到了清道光、咸丰年间，旧军孟在天津竹杆巷设“瑞生祥布店批发庄”，批发销售寨子布。

据史料记载，孟家在明朝洪武年间迁居章丘旧军镇，依靠经营土布发迹。遂在北京、天津、济南等地开设了布店。后来，孟氏家族当中的矜恕堂，在济南古城内商业最繁华的芙蓉街开设了瑞蚨祥布店，在北京开设分店，成为名誉京城的瑞蚨祥。孟氏家族正是从章丘旧军孟做“寨子布”的小本生意而逐渐发展壮大起来，成为后来名扬海右的名门望族。

二、颇为先进的棉纺技艺

辛寨的棉纺技术在当时十分先进，除产土棉布外还产色布、染花布，村上出现了专门给别人牵机织布的男、女工匠。随亲友的走动交流，先进的纺织技术传播于四方。

寨子优质土布的生产主要有选花、弹花、搓布基、纺线、绕锭子、牵机（牵线、布经线）、刷机（刷浆线）、织机（织布）、整布等工序。

选花：选应时花，是指阴历中秋节前后十来天的棉花，这时的棉花色白，纤维长且有韧力，是出好布的基础。

弹花：是把选好的棉花去籽，经弓弹成为绒子。

搓布基：用藤杆或挺杆子

（一种高粱的穗杆）把绒子搓成条状，中空的棉条，这种棉条当地老百姓称为布基。

纺线：用纺车将布基纺成线。线细、均匀、有劲不松是出好布的关键。

绕锭子：将纺好的线去掉杂物，浮线或粗细不均的线绕在锭子上。

牵机（布经线）：把带线的锭子靠墙放成一排，上吊线溜子，线穿过线溜子，将线按一定的顺序绕在相距一定距离的木（铁）橛上，到尾时将线打一绞挂在两个橛子上，再返回起点，往返数趟达到要求的经线数。这个工序决定了布的宽幅，每限布的长度及限数。牵机是个技术性很强的活，操作人要头脑清醒，不能马虎。出错后，想改正相当麻烦。

刷机：把牵好的线按顺序穿进杆里，打好浆子，揉搓均匀称为浆线，把浆好的线放在一个大盆里，连盆放在拖扒上。把寨子放在机桩上，拉开一段便开始刷机。一人在前用刷子、杆分开线，刷湿线，一人在后用刷子直到把线刷得干爽、光滑，把这段绕到寨子上，就这样一段一段地把线刷完。

织机：把刷好的线穿过杆，两扇综，寨子放在织布机上调试得当，梭内绑上长线穗作为纬线，先用脚操纵两综上下移动，使经线分开一空当，梭带纬线从左（右）往右（左）从空当中穿过，这时右（左）手拉动机杆前后运动，把纬线与后面的布碰荡紧密，周而复始，这道工序综作上

下运动，梭作左右运动，杆作前后运动，织机的人需手脚协调，经长期培养锻炼，才能胜任。

整布：将织好的布用水涮去浆，晾到半干，码好放在一个平整的大石块上，上蒙一破布，用棒槌击打数遍，这时布变得密实、柔软，在晾杆上晾干，重新整平，码好，待用或待售。

色布的工序与白土布大体相仿，在牵机前，把纺好的线去杂打成枕头，自染或经染坊染成需要的色，晾干后绕在锭子上，准备牵机。

花布的工序是把织成整好的白土布，送染坊加工。工匠们把布平放在案板上，上放予先制好的模版，把调好的由消石灰、豆面粉等组合的黏稠混合物刮涂在模版上，晾微干，取下模版，一段一段地把布印完，干后，把布浸湿，放入染锅，一般染成兰色，晾干后用刀刮去混合物，底呈白色，这时整布变为兰底白花布。模版上多刻有金钱、万字、梅花、青藤等吉祥图案，十分美观，这种布比较名贵，大户人家的姑娘、媳妇们多作夏褂或用作嫁娶的嫁衣。

旧时，由于战乱及外国棉纱棉布的倾销，“寨子布”这朵乡土奇葩日渐枯萎，失去市场，成为人们日常生活、茶余饭后的民间文化记忆。解放后，辛寨人恢复了“寨子布”的乡土特色，用环保的民间工艺织出老粗布，来点缀人们喧嚣的都市生活。

（作者系章丘市政协文史委主任、市文联副主席）

小说连载

73

记住乡村

□金海湖

□编者按

小说《记住乡村》取材于章丘垛庄镇南峪村，文中所有烈士的姓名皆是真实的，反面人物的姓名和部分地名用了化名。小说再现了章丘抗战的光辉历程，本报节选连载以飨读者。

（接上期）

金贵一弯腰想把掉在地上的铁子抄起来，只要铁子在手了，金贵可不怕你这一只狼。金贵一低身狼就上前跨了一步，作势进攻。金贵这时发现这只狼的左前腿有点瘸，知道这就是金锁说的被金龙打瘸腿的头狼了。金贵一寻思工夫，头狼已经扑上来了，金贵来不及抄家伙，右手从上往下，一下托住了头狼咬来的下颚，右手用足了力气，一下掐住了狼的喉咙；左手一把攥住了狼的右前爪。头狼猛烈地往金贵身上扑，巨口快咬到金贵的下巴了。金贵脚下一用力，右手掐住

狼喉咙“嗷”的一声用力往外一推，左手一进攥到了狼右腿的根部，把狼往外推出了一些。但是这时候金贵也不敢放手了，他掐着狼脖子，使劲往上顶着狼头不让狼嘴朝下咬，要是他的右手一松，狼一低头就能咬住自己的手腕，这么一张大狼嘴，还不得把自己的骨头咬碎啊！狼的右爪想往金贵脸上抓，但是狼腿和金贵的胳膊差不多长，只能用爪子用力乱抓金贵的左胳膊。金贵的胳膊一会儿就出血了，但是金贵就是咬着牙不放手和狼撑起了架子。多亏头狼的左前腿被打瘸了，用不上力气，人狼形成了对峙的局面。

第四十三章 屠狼井的由来

金贵做惯了木匠活，整天不是拉大锯解木头，就是抡着铁子铸树皮，练就了一身好力气。木匠的耐力强这是人所共知的，你想能拉着大锯吭哧吭哧不住地忙活一上午的人肯定不是凡人。头狼也活该倒霉，要是遇上石匠金贵可能就不是目前这个战况了。头狼龇牙咧嘴，狼眼快瞪出来了，就想咬金贵一口，但是金贵握大锯的手像铁钳一样就是不松懈。头狼两条后腿一蹬推着金贵后退几步，金贵一喘息一发

力又拱回来几步，就这样人和狼你来我往斗了好几个回合，人和狼都有点累了。金贵的酒劲逐渐清醒，张开嘴喊了两嗓子：“救命啊！狼来了。”但是小庙子附近没有住户，夜深人静的雪夜没有人听见呼喊声出来救他。可是，金贵一喊救命后，就看见头狼的眼睛马上向四面斜着看，一副害怕的样子。金贵知道狼心虚了，他忽然产生了一个事后让他后悔不已的决定，他竟然想自己徒手灭了这只头狼。

金贵决定不再喊了，拿出比平时拉大锯还要勇猛的力气，开始和狼周旋。人和狼上面支着架子的工夫，金贵瞅准机会抬起右

脚向狼肚子踢去，金贵的棉靴子上的是大嫂大嫂刚给他纳好的千层底，那鞋底梆梆硬，一脚踢在头狼肚子上，头狼不禁闷闷地哼了一声，狼眼里露出痛苦的神情。但头狼也不是吃素的，抬起右爪子照着金贵的裆部就是一家伙。这一爪子正好蹬在金贵的裤裆里，金贵觉得男人的宝贝物件就像火烧一样疼起来，他第一个感觉就是毁了，这下做不成男人了，找了媳妇人家也不会跟。事实证明，金贵的生育能力以后还真受到了影响，找媳妇结婚后四五年才有了孩子。

（未完待续）